

维吾尔语语流音变探析

龚雪芹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0日

摘 要

本文利用语音学理论归纳了维吾尔语的7种语流音变现象: 同化、异化、弱化、脱落、增音、语音交替和换位, 通过对语音材料的收集和整理, 以及对维吾尔语语流音变规律的归纳和总结, 系统性地揭示了维吾尔语语流音变现象的特点和规律, 为维吾尔语语音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实证基础。

关键词

维吾尔语, 语流音变, 音变规律

An Analysis of Phonetic Changes in Uyghur Speech Flow

Xueqin G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22, 2026; accepted: July 27, 2026; published: August 10, 2026

Abstract

Based on phonological theor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seven types of phonetic changes in Uyghur speech flow, including assimilation, dissimilation, weakening, elision, epenthesis, phonetic alternation and metathesis. 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phonetic materials as well as the induction and summarization of the rules of phonetic changes in Uyghur speech flow,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Uyghur connected speech phenomena, providing an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phonological research of the Uyghur language.

Keywords

Uyghur Language, Phonetic Changes, The Rules of Phonetic Change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维吾尔语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语言之一，也是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要语言之一，隶属于阿尔泰语系，其语音系统结构复杂，具有鲜明的特征。

语流音变(Phonetic Change)指的是语音连续发音时在语音之间相互影响而形成的语音变化。这种现象大致上由某一个语音受到相邻语音的影响、或语音在语流中所处位置的不一样以及语速的不一样而产生的[1]。语流音变是语言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它在使发音便捷、节省力气的时候，也使得维吾尔语口语语音变化莫测，有时候甚至让人们难以觉察。无论是在维吾尔语的口语还是书面语中，语流音变都普遍存在，然而，由于口语具有与书面语不同的特性，在口语中的语流音变现象更为频繁和普遍。

1.2. 文献综述

在早期研究中，宋志孝、李美蓓(1991)以维吾尔文学语言中的书面语和口语以及部分方言土语为依据，归纳了语音脱落、音节脱落、语音异化、组词中的语音脱落、语流中的语音脱落、语境中语音的自然脱落、句末音变、句末增音、语音换位等九种语流音变现象[2]。张洋(1999)在语音理论上归纳描写了维吾尔语的6种语流音变，提出了理论和实践分析方面的个人见解[3]。

在元音音变方面，池明喜(1996)专门探讨了维吾尔语元音 a 和 ε 的弱化现象及其条件[4]。买力坎木·苏来曼(2012)运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弱化前后的元音声学特征进行了实验分析，提取了基频、能量、共振峰等参数进行对比[5]。赵明鸣(1998)则对现代维吾尔语元音 i 的音位体现进行了深入探讨[6]。

在方言研究方面，古拉米巴尔·阿布杜外力与冯瑞(2019)以喀什土语为依据探讨了该方言的语流音变现象[7]。司马义·阿不都热依木(2017)对罗布泊方言中的音变现象进行了音系学分析[8]。阿布都外力·阿力木(2023)对现代维吾尔语拜城话语流音变进行了专题研究[9]。

纵观现有研究，学界对维吾尔语语流音变的主要类型已有了较为全面的描写和归纳，但对维吾尔语语音特点简介及音变类型介绍仍有待深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语音材料的系统搜集和整理，归纳维吾尔语语流音变的七种主要类型及其规律，为后续研究提供实证基础。

1.3. 语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语料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教材语料，主要选取以乌鲁木齐语音为标准音的现代维吾尔语书面语与口语对照材料，以确保语料反映标准语音面貌；(2) 文献语料，系统搜集并整理了既往研究中已报道的维吾尔语语流音变例词与例句，并参考了部分方言土语的相关记录。语料的转写采用国际音标进行严式标音，以确保语音细节的准确记录。研究方法以传统语音学的描写分析为主，结合音系学的理论框架，对各类音变现象及规律特征进行归纳和解释。

2. 维吾尔语语音特点简介

现代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是一种黏着性语言，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和田方言、中心方言以及罗布方言，其显著区别体现在语音特性上。现代维吾尔语的共同语以中心方言为核心，以乌鲁

木齐的语音为标准音，并以现代通用书面语为语法规范而构建形成。

2.1. 音节和音素

语音作为人类交流的重要媒介，承担着信息传递、情感表达的功能，并在语言学习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在语流中，音节是最为自然且听觉上最容易辨识的音段，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维吾尔语的词由一个或多个音节组合而成，每个音节则以元音为核心，可单独成音节，辅音位于元音周围，二者共同组成完整的音节。因此，一个词中的音节数目取决于元音的数量，例如：“mektep”这一词中有两个元音，就由两个音节组成。维吾尔语音节分为两类：以元音结尾的开音节，如：dyfɛnbɛ、rɛna、ɖʒigɛ；以辅音结尾的闭音节，如：inaq、daim、tekist。

音素是最小的语音单位。它是从音色的角度划分出来的。比如：ɛtɛ 这个音节可以进一步分析为三个更小的单位，也就是三个音素。维吾尔语的音素系统相对简洁，主要由元音音素和辅音音素构成。

2.2. 语音的分类

语音的分类遵循着不同的标准。从发音器官的活动角度出发，语音被分为两大类：元音和辅音。

2.2.1. 元音

元音的形成是气流从肺部自然流出，使声带振动，发出清晰而响亮的声音。这一过程中，气流在经过口腔和咽头时不会遇到任何阻碍，从而形成的音素。维吾尔语共有 8 个元音，它们是：ɛ ɐ y a o u i e。按舌位的前后分为：后元音(a, o, u)、前元音(ɛ, ɐ, y)和央元音(i 和 e)。按发音时，嘴唇的圆与不圆，可分为圆唇元音和非圆唇元音，圆唇元音是指在发音的过程中，发音者的嘴唇呈现出圆形或者接近圆形的状态，即(o, u, ɐ)；当我们发出非圆唇元音时，嘴唇并不形成圆形，而是保持扁平或微张的状态，即(a, ɛ, i, e)。按舌位的高低分为：高元音(u, i, y)、次高元音(e, o, ɐ)、低元音(a)、次低元音(ɛ)。

2.2.2. 辅音

辅音的形成是气流从肺部发出，声带可振动也可不振动，当经过口腔或咽头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从而形成的音素。维吾尔语的辅音共有 24 个，它们是：ŋ r b d g ɣ w z ʒ ɖʒ m n l j h p t ʃ ʃ s ʃ f q k。

辅音按发音部位划分为双唇音(p, b, m)、唇齿音(f, w)、舌尖音(s, z, d, t, n, l, r)、小舌音(ɣ, ʒ, q)、舌根与舌面音(k, g, ŋ, j)、舌叶音(ɖʒ, ʃ, ʒ)以及喉音(h)；辅音按发音方法划分为塞音(p, b, d, t, k, g, q)、擦音(ʃ, z, ʒ, s, ʃ, ɣ, f, h, w, j)、塞擦音(ɖʒ, ʃ)、颤音(r)、鼻音(ŋ, n, m)和边音(l)。

根据声带是否振动，辅音分为清辅音与浊辅音。发音时声带不振动的是清辅音，维吾尔语清辅音共 9 个：p、t、ʃ、ʒ、s、ʃ、f、q、k；发音时声带振动的是浊辅音，共计 15 个，可与清辅音形成对立，包括 g、ɣ、b、d、w、z、ʒ、ɖʒ、m、n、l、j、h、ŋ、r。

2.3. 元音和谐律

维吾尔语存在典型的元音和谐现象，多音节词语内部词根与词缀、词干与词尾乃至相邻词汇的元音，会在舌位前后、唇形圆展方面保持协调统一。元音和谐分为部位和谐与唇状和谐两个层次，其中部位和谐为基础，需优先满足，唇状和谐建立在部位和谐之上。如 basma、kɔrgezmɛ、ʃaɣmaq、jemɛk 中词缀-ma/-mɛ、-maq/-mɛk，以及 jazɣuʃɪ、tekfyrɣyʃɪ、kytkyʃɪ、oquɣuʃɪ 中的词缀变体，都会依据词根元音舌位前后发生变化；词根若含后元音，词缀选用后元音形式，词根若为前元音，词缀则搭配前元音，以此实现语音协调。

3. 维吾尔语语流音变类型

3.1. 同化

语流里相邻的两种不同声音，有一种在另外一种作用下变得一致或者接近，就是同化。在这一现象下，后者受到前者的影响，称之为顺同化，当前者受到后者的反向影响时，称之为逆同化。在逆同化中，音变现象更为显著[3]。

3.1.1. 辅音的顺同化

前一个辅音影响对后一个辅音发音的影响和制约，被称为辅音的顺同化现象。在添加词缀时，我们必须考虑词尾音的类别，是元音、浊辅音还是清辅音，从而决定使用清辅音还是浊辅音开头的词缀。这种辅音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协调，被称作辅音的和谐，并且在书写时必须体现出来。

- (1) 词尾为浊辅音时，通常需添加浊辅音开头的附加成分，例如：
jeziķa maŋdim baʃliduq qelem + de asman + da (浊)
- (2) 当词尾为清辅音时，通常需添加清辅音开头的附加成分。如：
koryʃtuq derske kitabqa mektep + te jataq + ta (清)

3.1.2. 辅音的逆同化

后一辅音影响前一个辅音的发音现象，被称为辅音的逆同化现象。
(1) 当前一个音节以“n”结尾，而后一个音节或词缀以“l”或“j”起首时，往往会发生同化现象，即前一个音节末的“n”会转化为“l”或“j”。这种变化在书写时不会体现出来，见表 1。

Table 1. Examples of [n] assimilation
表 1. 辅音[n]同化实例

	原形	同化	词义
n → l	bostanliq	bostalliq	绿洲
	burunlar	burullar	以前
n → j	on jaʃ	ojjaʃ	十岁
	on jette	ojjette	十七

(2) 在特定情况下，前一个音节的“ķ、t、l”在发音时会分别同化后一个音节的起始辅音“q、ʃ、m”，见表 2。

Table 2. Examples of regressive consonant assimilation
表 2. 多类辅音逆同化示例

	原形	同化	词义
ķ → q	tuķqan	tuqqan	亲戚
	baķqa	baqqa	果园
t → ʃ	biletʃi	bileʃʃi	售票员
	χizmetʃi	χizmeʃʃi	工作人员
l → m	alma	amma	苹果
	bolmajdu	bommajdu	不可以

(3) 以双唇音“b p m”起首的音节同化其前一个音节末的鼻辅音“n”为“m”，见表 3。

Table 3. Pronunciation comparison of bilabial assimilation of [n]

表 3. [n]双唇同化读音对照

读法	写法	词义
dyʃamba	dyʃanba	星期一
ombeʃ	on beʃ	十五
memmu	mɛnmu	我也
semmu	sɛnmu	你也

(4) 以舌根、小舌音“g ɣ”起首的音节，同化前音节末鼻辅音“n”为“ŋ”，见表 4。

Table 4. Velar assimilation of [n]

表 4. [n]舌根同化示例

	原形	同化	词义
n → ŋ	jilanɣa	jilaŋɣa	蛇
	yngɛ	yŋgɛ	录音
	iʃlɛngɛn	iʃlɛŋgɛn	制作
	ajlanɣan	ajlaŋɣan	转化

3.2. 异化

异化是把相同或相近的音读得不相同或不相近，在书面语中异化并不常见，而它在南疆的一些方言中的出现则显得相对广泛，见表 5。

Table 5. Examples of alienation

表 5. 异化现象示例

维语	维吾尔语变异读法	词义
kiriɣ	qiriɣ	进去
midʒɛz	mudʒɛz	性格
appak	uppak	白白的
tokur	toka	瘸子

(1) 在语流演变中，清辅音“k”会异化为辅音“q”，元音“i”则会转变为后元音“u”，元音“a”也会异化成“u”。

(2) 值得注意的是，词中的“q”与“t”，“ʃ”与“t”，或“ʃ”与“q”这样的两个塞擦音连续时，会发生异化现象，见表 6。

Table 6. Examples of dissimilation between [ʃ] and [q]

表 6. [ʃ]与[q]异化实例

	原形	同化	词义
ʃ → ʃ	aʃquʃ	aʃquʃ	钥匙
	aʃti	aʃti	打开
	qaʃmaq	qaʃmaq	逃走

续表

q → χ	saqʃi	saχʃi	警察
	aqʃa	aχʃa	钱币
	saqlaʃ	saχlaʃ	保存

3.3. 弱化

在语流中,当某个语音由于其在句子中的位置或邻音的影响而发生音质上的显著变化,由强变弱时,我们称之为“弱化”现象。在维吾尔语中,弱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元音和辅音上,元音的弱化在书面语言中尤为显著,成为文字表达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辅音的弱化则更多地在于口语中得以体现。因此,当我们在讨论“弱化”现象时,通常指的是元音的弱化。

3.3.1. 元音的弱化

弱化现象表现为当某个词汇的词根由固定的元音组成,并且在其后附加词缀或成分时,词根中的这个元音会发生音质上的变化,即被弱化,进而转变为其他元音。在维吾尔语中,元音的弱化主要表现在“a、e”两个音上,它的弱化条件如下:(Y-元音,F-辅音)

- (1) YFY 弱化,如:
aka + si = akisi apa + ηiz = apiniz
- (2) FYF 不弱化,如:
aka + m = akam apa + m = apam
- (3) YFFY 不弱化,如:
ders + im = dersim χelq + im = χelqim

1) 发生弱化的情况:

当一个以元音“e”结尾的单音节动词后续添加了以辅音开头,并由元音“e i y”构成的词尾时,原词干中的“e”会弱化成“i”;当一个多音节词汇的最终音节由元音结尾,并且这个元音是“a”或“e”,那么在这个词后面如果紧跟一个以辅音开头的成分时,其中的元音转变为“i”,见表 7。

Table 7. Vowel weakening of verbs ending with [e]
表 7. [e]结尾动词元音弱化

原形	弱化	词义
je	jegen	吃过
je	jemek	吃
je	jegyz	使吃
sezle	sezlidi	说
bala	balilar	孩子
baʃla	baʃlidi	开始

当单音节静词(即无时态变化的名词或形容词)以闭音节(即辅音结尾的音节)形式出现,并附加领属附加成分时,若其闭音节由元音“e”或“a”组成,受重音后移的影响,这些元音将发生弱化,统一转变为“e”,见表 8。

Table 8. Vowel weakening in monosyllabic nominals**表 8.** 单音节名词元音弱化

原形	弱化	词义
gal	geli	喉咙
χet	χeti	信
qan	qeni	血
gep	gepi	话

2) 不发生弱化的情况:

(1) “a” 和 “ε” 结尾的人名, 如:

adile + niŋ = adileniŋ ʃadije + ler = ʃadijelər

(2) 当单音节动词由 “a” 构成, 或当多音节词的结尾为 “a” 或 “ε” 时, 在附加现在 - 将来时人称词尾的过程中, 词中这些元音 “a” 和 “ε” 并不弱化, 见表 9。

Table 9. No weakening of [a] and [ε]**表 9.** [a]、[ε]不弱化

原形	不发生弱化	词义
iʃle + jsen	iʃlejsen	你做
baʃlajmiz+	baʃlajmiz	我们开始
jaz + idu	jazidu	他写
bar + imen	barimen	我去

(3) 动词进行体词干之后附加现在 - 将来时人称词尾时, 进行体词尾 “wat-、uwat-、ywat-、iwat-” 中的 “a” 不弱化。 “a” 和 “ε” 构成的单音节动词附加进行体词尾时, 词中的 “a” 和 “ε” 要弱化, 但是 “a” 和 “ε” 结尾的多音节动词附加进行体词尾时, 词中的 “a、ε” 不弱化, 见表 10。

Table 10. Vowel weakening differences of verbs with progressive suffixes**表 10.** 动词附加进行体词尾的元音弱化差异

原形	不弱化	词义
ba-r	ba-r + iwat → beriwat	去
-kel	kel- + iwat → keliwat	来
baʃla-	baʃlaw + -at → baʃlawat	开始
-iʃle	iʃle- + wat → iʃlewat	做

(4) 一部分借词中, 最后的音节 “a、ε” 不弱化, 见表 11。

Table 11. No weakening in loanwords**表 11.** 借词不弱化

原形	不发生弱化	词义
doklat	doklatim	报告
imza	imzasi	签名
dʒəhet	dʒəheti	方面
lewhe	lewhejimiz	锦旗

3.3.2. 辅音的弱化

(1) 浊辅音“b d g ɣ”在词尾时会弱化为相应的清辅音。因此，在加词缀时需要加以清辅音开始的词缀，见表 12。

Table 12. Word-Final consonant weakening

表 12. 词尾辅音弱化示例

kitabta	muradqa	hesabta	baɣqa	turqan	tygken
在书上	愿望	账上	果园	亲戚	打结

(2) 当辅音“p k q”位于两个元音之间时，它们会受到相邻元音的影响而发生弱化，转变为相应的弱辅音“g ɣ w”。这种弱化在书写时并不直接体现出来，见表 13。

Table 13. Weakening of consonants /p/, /k/, /q/

表 13. 辅音/p/, /k/, /q/弱化

piŋqim	jatqimiz	ŋelikŋ	mektipimiz	telipim
我的刀子	我们的宿舍	你的水桶	我们的学校	我的请求

(3) 当“q、ŋ”处于辅音起首的音节之前，常常弱化为“ɣ、j”，见表 14。

Table 14. Weakening of consonants [q] and [ŋ]

表 14. 辅音[q]、[ŋ]弱化

原形	弱化	词义
joqlaŋ	joɣlaŋ	看望
keŋlik	keɣlik	晚上
kyŋlyk	kyɣlyk	有力
aqsaqal	aɣsaqal	长老

3.4. 脱落

在语言学研究中，语音脱落主要发生在非重读音节上，当语速加快或最后一音节的语调减弱时，某些音素可能会因此而省略。语音脱落的类型多样，可以分为：元音、辅音的脱落以及整个音节的脱落。在维吾尔口语中，元音的脱落尤为明显，这一现象在突厥语系中具有突出的地位。

3.4.1. 元音脱落

有些以辅音结尾的双音节词，它们的第二个音节包含一些特定的元音音素，如“u、y、i”等，并在其后连接人称词尾中含有元音时，这些元音“u、y、i”会因弱化脱落，见表 15。

Table 15. Word-final vowel elision

表 15. 词尾元音脱落示例

原形	脱落	词义
oɣul + um	oɣlum	我的儿子
keŋyl + imiz	keŋlimiz	我们的心
qisim + imiz	qismimiz	我们的部队
isim + im	isim	我的名字

1) “i” 的脱落

(1) 序数词中“i”的脱落

当我们在朗读月份名称时，为了发音的流畅，序数词后面的元音“i”在发音时会被省略，但书写时仍保持不变，见表 16。

Table 16. [i] elision in ordinals

表 16. 序数词中[i]脱落

读法	写法
birinʃaj	birinʃi aj
ikkinʃaj	ikkinʃi aj
oninʃaj	oninʃi aj

(2) 动词进行体肯定疑问、否定疑问中“i”的脱落

肯定疑问：动词词干 + am + 进行体词尾 + 现在 - 将来时人称词尾(人称词尾开头的元音“i”要脱落)，见表 17。

否定疑问：动词词干 + 进行体词尾 + 否定词尾 ma + 疑问词尾 m + 现在 - 将来时人称词尾(人称词尾开头的元音“i”要脱落)，见表 18。

Table 17. [i] elision in progressive interrogative

表 17. 进行体肯定疑问中[i]脱落

原形	脱落	词义
jaz	jaz + iwat + am + sen = jeziwatamsen	你正在写吗
	jaz + iwa + tam + siz = jeziwatamsiz	您正在写吗
	jaz + iwa + tam + siler = jeziwatamsiler	你们正在写吗
	jaz + iwa + tam + du = jeziwatamdu	他正在写吗

Table 18. [i] elision in negative interrogative

表 18. 进行体否定疑问中[i]脱落

原形	脱落	词义
oqu	oqu + wat + ma + m + sen = oquwatmamsen	你不是正在写吗
	oqu + wat + ma + m + siler = oquwatmamsiler	你们不是正在写吗
	oqu + wat + ma + m + du = oquwatmamdu	他不是正在写吗

(3) 在句子的末尾，使用过去时第三人称词尾“di、ti”时，这些词尾中的“i”在某些语境下会脱落，如：

- ① keʃikip qaldiŋa? 怎么迟到了啊?
- ② senmu tamaka ʃekemsina? 你也抽烟啊?
- ③ alim hedʒep kelmida? 阿里木怎么还不来啊?

2) “u” 的脱落

将来时间陈述式表示间接知道的语气陈述将要发生的事，由第三人称将来时直接陈述式先附加系动词“iken”，再附加动词现在 - 将来时人称词尾而构成。但是，在第三人称将来时直接陈述式后附加的第三人称现在 - 将来时人称词尾“idu\jdu”中，末尾的“u”需脱落，见表 19。

Table 19. [u] elision in future tense
表 19. 将来时中[u]脱落

原形	脱落	词义
almajdu	almajdu + iken + men = almajdikenmen	我不买
oqumajdu	oqumajdu + iken + miz = oqumajdikenmiz	我不读
baridu	baridu + iken = baridiken	我不去

3.4.2. 辅音的脱落

维吾尔语中辅音的脱落，在维吾尔语的各方言土语中都会出现，成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

1) 辅音 r 的脱落

当词的末尾音遇到“r”后紧接着连接辅音开头的词缀时，会发生脱落，见表 20。

Table 20. [r] elision
表 20. 辅音[r]脱落

原形	脱落	词义
bazarğa	bazağa	向集市
barğan	baran	曾去过
urdum	udum	我打了
berdi	bēdi	他给了

2) 辅音 l 的脱落

在一部分都以“l”为结尾的助动词中，在特定的情况下，“l”会省略。如附加假设式和形动词过去式时，见表 21。

Table 21. [l] elision
表 21. 辅音[l]脱落

原形	脱落	词义
kelgen	kegen	来
alsa	asa	拿的话
kelse	kese	来的话
qalsa	qasa	留下的话

3) 辅音 n 的脱落

人称、时、式等附加成分中，末尾音“n”发生脱落，见表 22。

Table 22. [n] elision
表 22. 辅音[n]脱落

原形	脱落	词义
mañimen	mañime	我要走
barimen	barime	我要去
kelisen	kelise	你要来
keptiken	keptike	他来过
barisen	barise	你要去

3.4.3. 音节的脱落

音节的脱落是语言中的一种常见现象。音节的脱落可以是整个音节的完全省略，也可以是音节内部某一部分的省略。例如，在维吾尔语中，当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结合时，前一个词的最后一个音节可能会因为受到后一个词的影响而脱落，见表 23。

Table 23. Syllable elision
表 23. 音节脱落

原形	脱落	词义
qalidu bolup	qalidu bop	可以
qal qelip	qal qep	留下来
qiliwalsam	qiwasam	我做
tipip birej	tip bire	我找

3.5. 语音增音

增音现象是指在某些特定的语音环境中，原本不发音的音节或者音素在发音时变得清晰。在维吾尔语的日常生活中，说话者往往会根据语境和语速来调整增音的程度，由此可以看出维吾尔语的增音现象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3.5.1. “i” 的增音

Table 24. Epenthetic [i]
表 24. 元音[i]增音

书面语	口语	词义
xeɭq	xeɭiq	人民
kent	kenit	村
qent	qenit	糖

通过表 24 可以看出维吾尔语中元音“i”的增音不会影响词义。

3.5.2. 辅音“j”的增音

个别由单音节构成的开音节动词词干，当附加动词名词词尾或者被动词尾的时候，要在词干后附加辅音“j”，见表 25。

Table 25. Epenthesis of consonant [j]
表 25. 辅音[j]增音实例

原形	增音	词义
dε-	dejil = dε + j + il	被说
jε-	jejil = jε + j + il	被吃
ju-	jujuɭ = ju + j + uɭ	被洗
dε-	dejɪɭ = dε + j + ɪɭ	说
jε-	jejɪɭ = jε + j + ɪɭ	吃
ju-	jujul = ju + j + ul	洗

3.5.3. “ŋ”后“ʁ”的增音现象

在语言流畅的表达中，有时会出现音素增加的现象。这往往是因为发音器官在转换音素时，由于惯性的作用，未能及时调整到位。这种现象正是语言经济原则的一种体现，即在保证表达清晰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发音的复杂性。以维吾尔语的小堡话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在“ŋ”音之后，往往会增加一个“ʁ”音，例如，“maŋa”（向我）会被读成“maŋʁa”，“jaliŋaŋ”会被读成“jaliŋʁaŋ”（赤裸），而“qiriŋraq”（菜刀）则被说成“qiriŋʁaq”。这是因为舌根鼻音“ŋ”发完以后，发音器官未能及时调整到下一个音节的发音位置，导致在舌根处产生了摩擦，同时声带由于惯性仍在颤动，从而产生了舌根浊擦音的音波。然而，由于维吾尔语的语音系统中并没有舌根浊擦音，因此这个音就被替代成了小舌浊擦音“ʁ”了。除了这种由发音器官惯性造成的增音现象，还有一些增音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

3.6. 语音交替

语音交替是在维吾尔语中比较特殊的音变现象，是进一步弱化的结果，一般表现在辅音上，也表现在元音上[7]。

3.6.1. 元音交替

元音的交替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词首，而是同样在词中的音节和词尾的音节中有所体现。例如：“dara”这个词本应该是“dora（药）”，“arqimda”这个词本应该是“arqamda（我的后面）”，“ertiip”这个词本应该是“ertip（擦）”，其中元音“a”和“ε”都发生了交替。

3.6.2. 辅音交替

辅音交替指的是在特定情况下，一个辅音被另一个辅音所替代的现象。这种交替可能发生在词的不同形态、语法功能或语音环境中。

(1) 辅音“b”的交替

音节结尾的辅音“b”与“p”交替，见表 26。

Table 26. [b] alternation

表 26. 辅音[b]交替

原形	交替	词义
qelb	qelip	内心
kitab	kitap	书
bab	bap	章

(2) 辅音“ɖʒ”的交替

词中或词尾的辅音“ɖʒ”与“ʒ”交替，见表 27。

Table 27. [ɖʒ] alternation

表 27. 辅音[ɖʒ]交替

原形	交替	词义
geɖʒ	geʒ	固执
kaɖʒ	kaʒ	石膏
baɖʒ	baʒ	税
mohtaɖʒ	muhtaʒ	需要

(3) 辅音“ɣ”的交替

当音节或词汇以塞擦音“ɣ”结尾，并附加以辅音开头的词尾时，这一塞擦音“ɣ”通常会转化为擦音“ʃ”，见表 28。

Table 28. [ɣ] alternation
表 28. 辅音[ɣ]交替

读法	写法	词义
qaʃti	qaɣ + ti = qaʃti	逃了
kɛʃte	kɛɣ + te = kɛʃte	晚上
yʃ-tet	yɣ-tet	三四个
jaɣaʃɣi	jaɣaɣ + ɣi = jaɣaʃɣi	木匠

3.7. 换位

口语中时常可见词中两个音素互换位置的情形，这种现象在古维语中较为普遍，然而在现代维吾尔文学语言中已较少见。尽管如此，在口语交流或某些方言中依然可以见到这一现象，见表 29。

Table 29. Metathesis
表 29. 换位

维语	换位读音	词义
ujkur	urkuj	维吾尔
ottura	orta	中等的
nɛwɛ	nɛwɛ	孙子
tɛkʃyryʃ	tɛʃkyryʃ	检查

4. 维吾尔语语流音变的动因与规则互动

前文依次描写了维吾尔语七种主要语流音变类型的表现形式与规律特征。在此基础上，本节进一步从音变的深层动因与不同类型音变之间的规则互动两个维度，对维吾尔语语流音变进行综合性的理论探讨，以揭示其内在运作机制与系统特征。

4.1. 音变的深层动因

维吾尔语语流音变的发生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受多重因素驱动，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4.1.1. 发音生理动因——省力原则

人类的语言行为在紧急状态下受“省力原则”的制约。这时，我们尽可能说符合情形的话，而将那些无用或多余的废话省去[10]。省力原则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发音器官的协同简化。语流中相邻音素发音部位或方法相近时，发音器官无需大幅调整即可连续发声，因而产生同化现象，如[n]在双唇音前同化为[m]、在舌根音前同化为[ŋ]。司马义·阿不都热依木(2017)的研究表明，罗布泊方言中多音节词第二个音节的元音脱落“在大多数突厥语族语言中常见”，这从方言角度印证了省力原则的普遍性[8]。二是弱发音部位的省略。位于词末或非重读音节中的音素因发音力度减弱而脱落，如词末[r]在辅音前脱落(bazarkɑ → bazakɑ)、高元音在开音节中脱落(orkul + um → ɔrlum)等。

4.1.2. 语音环境动因——语境制约

语音环境对音变的触发具有决定性作用。音变的方向和类型往往取决于音素所处的具体位置及其与邻音的搭配关系。从位置因素来看，词末位置是弱化和脱落的高发区，如浊辅音在词尾清化、元音在词末脱落；从结构因素来看，词根与词缀的结合部位是音变最为活跃的区域，同化、弱化、增音均集中发生于此；从语速因素来看，快速语流中脱落和同化频率显著升高，而慢速朗读时则更接近标准发音。

4.1.3. 系统压力动因——音系结构的平衡

维吾尔语语音系统内部存在一种自我调节的平衡机制。当某种音变可能破坏系统的整体协调性时，系统会通过反向的补偿性音变来维持稳定。例如，在弱化过程中原本长元音缩短后，为保持词形清晰而在某些词尾位置通过增音来补偿，体现了系统内部的自我修复功能。借词的音系改造也为这一动因提供了例证——阿拉伯-波斯语借词中的长元音在融入维吾尔语时先转化为短元音，但在附加特定词尾时又恢复为长元音发音，表明语音系统在借词整合过程中会根据自身结构需求进行动态调整。

4.2. 不同音变类型的规则互动

维吾尔语的七种音变类型并非孤立运作，它们之间存在多层级的互动关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音变系统。

4.2.1. 层级递进关系

脱落常常是弱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音变过程存在明确的层级链条：完整发音→弱化→脱落。元音在非重读音节中首先弱化为央元音，进而完全脱落，如双音节词第二个音节中的[i]、[u]、[y]在连接人称词尾时先弱化后脱落；辅音在词末位置先弱化为对应的清辅音或擦音，进而完全脱落，如[l]、[r]在特定构形条件下脱落。

4.2.2. 协同与竞争关系

同化与异化在同一语流中可能同时发挥作用，但方向相反——同化使相邻音趋于一致以简化发音动作，异化则使相邻音保持区别以防止混淆。两者之间存在协同与竞争的平衡。在逆同化中，[n]在双唇音前同化为[m] (dyfanba → dyfamba)，是典型的协同发音现象；而在塞擦音连续时发生的异化(aʃquɣ → aʃquɣʃ)，则是为了避免发音器官在同一部位的重复阻塞而采取的区别策略。元音和谐作为一种系统性的顺同化，与局部的逆同化、异化现象形成了不同层级的互动。

4.2.3. 补偿机制

脱落导致的音节简化有时会触发增音作为补偿，以维持音节结构的合法性或词形的可识别性。例如，辅音结尾的词在附加某些词尾时增音[i] (xelq → xeliq)，正是为了调整音节结构、避免过复杂的辅音丛。语音交替则为脱落和弱化提供了替代途径——当某个音素难以在特定位置保留时，系统可能选择用另一个音素替代而非简单删除(如词末[b]与[p]的交替、[dʒ]与[z]的交替)，这种替代比脱落更具信息保持优势。

5. 结语

本文在描写分析的基础上，归纳了维吾尔语的七种语流音变类型及其表现规律，并进一步从深层动因与规则互动两个维度进行了综合探讨。同化、异化、弱化、脱落、增音、交替、换位等音变现象在维吾尔语中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受省力原则、语境制约和音系结构平衡的多重驱动，彼此之间呈现出层级递进、协同竞争与补偿替代等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语料主要来自书面文献和既往研究成果，口语自然语料的田野采集不足，覆盖的方言点有限；对各类音变现象的声学特征缺乏实验语音学的量化分析，论证手段以传统描写为主。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田野调查范围，引入声学实验手

段对弱化、同化等音变类型进行量化描写,并从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角度深入探讨维吾尔语语流音变的机制与规律。

参考文献

- [1] 约尔尼萨·吾不力卡司木. 基于信息处理的现代维吾尔语语音变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乌鲁木齐: 新疆师范大学, 2014.
- [2] 宋志孝, 李美蓓. 维吾尔语语流音变现象说略[J]. 语言与翻译, 1991(3): 32-34.
- [3] 张洋. 维吾尔语语流音变[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2): 34-39.
- [4] 池明喜. 浅谈维吾尔语语音的弱化现象[J]. 语言与翻译, 1996(3): 26-28.
- [5] 买力坎木·苏来曼. 现代维吾尔语语音弱化的实验分析[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33(2): 55-59.
- [6] 赵明鸣. 论现代维吾尔语元音 i 的音位体现[J]. 民族语文, 1998(3): 18-27.
- [7] 古拉米巴尔·阿布杜外力, 冯瑞. 维吾尔语喀什土语的语流音变现象[J]. 中国民族博览, 2019(5): 107-108.
- [8] 司马义·阿不都热依木. 维吾尔语罗布泊方言中音变现象的音系学分析[J]. 语言与翻译, 2017(2): 32-42.
- [9] 阿布都外力·阿力木. 现代维吾尔语拜城话语流音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西北民族大学, 2023.
- [10] 蒋勇. 省力原则与语言的选择[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4): 109-112.